

世界文学名著



dangdang.com



一部发人深省的幽默文学杰作

百万英镑

〔美〕马克·吐温 著
张友松 译

Mark Twain



中国文联出版社

百万英镑

(美) 马克·吐温 著
张友松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万英镑 / (美) 马克·吐温著; 张友松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8
(世界文学名著)

ISBN 978-7-5063-8019-5

I. ①百… II. ①马… ②张… III. ①短篇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06902号

百万英镑

著 者: [美] 马克·吐温

译 者: 张友松

责任编辑: 王 忻

装帧设计: 仙境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5 × 210

字 数: 246千

印 张: 7.5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019-5

定 价: 2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 加利维拉县有名的跳蛙 / 001
- 坏孩子的故事 / 007
- 我给参议员当秘书的经历 / 010
- 罗马卡庇托尔博物馆的维纳斯神像 / 015
- 田纳西的新闻界 / 021
- 神秘的访问 / 027
- 竞选州长 / 032
- 我怎样编辑农业报 / 037
- 我的表 / 042
- 好孩子的故事 / 045
- 狗的自述 / 049
- 高尔斯密士的朋友再度出洋 / 059
- 一个真实的故事 / 065
- 麦克威廉士夫妇对膜性喉炎的经验 / 070
- 爱德华·密尔士和乔治·本顿的故事 / 076
- 麦克威廉士太太和闪电 / 081

稀奇的经验 / 088
被偷的白象 / 113
他是否还在人间? / 132
百万英镑 / 141
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 / 161
三万元的遗产 / 206

加利维拉县有名的跳蛙



有一位朋友从东部给我写信，托我去拜访和蔼而多话的西蒙·惠勒老先生，探听我的朋友的朋友留尼达·斯迈利的消息。我遵照他的嘱咐去拜访，下面所写的故事就是这次拜访的结果。我内心至今有一个疑团，总觉得所谓留尼达·斯迈利是一位乌有先生，我的朋友根本不认识这么一个人物；大概是他猜想着我要是向惠勒老先生问起他，就会使他联想到他那位无聊的吉姆·斯迈利，于是他就会打开话匣子，搬出关于那个人的一些令人生气的回忆，说得又长又讨厌，对我也毫无益处，徒然把我烦得要命。如果我的朋友的话是这样，结果是很成功的。

我去拜访西蒙·惠勒的时候，发现他正在那业已衰落的安奇尔矿区市镇上一所快要坍塌的酒店里酒吧间的火炉旁边舒舒服服地打盹，我看出他是个肥胖和秃头的人，在他那安闲的面容上，露出一一种可亲的温和朴实的表情。他醒过来给我问好。我告诉他说，我有一位朋友托我来探访他少年时代的一个名叫留尼达·斯迈利的亲爱的伴侣——留尼达·斯迈利牧师，福音会的一个年轻的牧师，我的朋友听说他曾有一个时期住在安奇尔矿区市镇上。我还说惠勒先生如果能够告诉我一点关于这位留尼达·斯迈利牧师的消息，我是很感谢他的。

西蒙·惠勒把我逼到一个角落里，用他的椅子把我拦住，然后坐下来，喋喋不休地叙述这一段后面接着的那个单调的故事。他一直不笑，不皱眉头，甚至不改变声音，始终保持着他开始说第一句话所用的那种细水长流似的音调，一直没有丝毫起劲的表现；可是在他叙述这个冗长的故事的时候，从头到尾，老有一股令人感动的认真和诚恳的情调，这使我分明地体会到他虽然决不认为他这个故事有什么可笑或好玩的地方，他可是把它当作一桩重要事情，并且还佩服那里面的两位主角，觉得他们是斗智的奇才。我让他随意地说下去，一次也没有打搅过他。

留尼达牧师，嗯，留尼达牧师——唉，这儿从前有过一个家伙，叫作吉姆·斯迈利，那是在一八四九年冬天——也许是一八五〇年春天吧——不知怎么的，我记不清楚了，不过我之所以觉得反正总是那

两个年头，是因为我记得他初到这市镇上来的时候，那道大放水槽还没有修成。可是不管怎样，你在这儿再也找不出一个比他更奇怪的人，他无论碰到什么事情，只要找得到一个人在对方下赌注，他就要和人家打赌；要是找不到，他就换到另外一边来也行。别人乐意怎么赌，他就怎么赌——只要他能和人家打成赌，他就心满意足。可是虽然这样，他还是运气好，简直好得不得了。差不多老是他赌赢了。他老是一心一意找机会；不管一桩什么事情，只要有人提起，那家伙就要和人家打赌，随你挑选哪一边都行，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要是举行赛马，赛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大赢特赢或是赌得两手空空；要是有人斗狗，他也要赌；有人斗猫，他也要赌；有人斗鸡，他也要赌；嗯，哪怕有两只鸟落在篱笆上，他也要和你赌一赌哪一只先飞；要是举行野外的布道会，他一定准时到场，拿华克尔牧师来打赌，照他看来，华克尔牧师是这一带地方讲道讲得最好的，本来也是，他的确是个好人。他哪怕是看见一只屎壳郎在往什么地方走，他也要和你赌一赌它走多大工夫才走得到它要去的地方，要是你答应和他打赌，他就跟着那只屎壳郎一直到墨西哥去，也要弄清楚它究竟到什么地方，以及它在路上走多久。这儿有许多小伙子们看见过那个斯迈利，都可以给你谈谈他的事情。嗯，不管是什么，对他都是一样——他赌什么都行——那才是个顶有趣的角色哩。有一回华克尔牧师的太太得了一场大病，病了很久，好像是没有救了；可是有一天早上他走进来，斯迈利马上跑过去问他的太太的病怎么样，他说她好得多了——感谢天主无限的慈悲——看情形大有起色，靠老天的保佑，她还可以恢复健康；可是斯迈利连想也没有想一下，就冲口而出地说：“嗯，我敢跟你赌两块半钱，准保她决不会好。”

这个斯迈利买了一匹母马——小伙子们把它叫作十五分钟的老爷马，可是那不过是开玩笑，你明白吗，因为它当然比这跑得快些——而且他还常常靠那匹马赢钱，虽然它跑得很慢，并且老害气喘病，或是害瘟热病，要不就害肺病，或是这一类的毛病。他们老是让它先跑两三百码，然后把它撵过去；可是每次到了比赛的终点，它就上了劲头，简直是拼命地跑，一跳一跳地赶着大步往上撵，它把腿轻快地乱甩，一时甩到空中，一时甩到一边，踢到围栏上，掀起的灰尘越来越多，它的咳嗽、打喷嚏和喷鼻息的声音越来越响——结果每次老是赶到裁判台前，恰好赶过人家一个脖子那么点儿远，刚刚叫你能够算得清楚。

他还有一只小斗狗，你看它那样子，还会以为它一钱不值，只会坐在那儿闲着，显得古里古怪的神气，光等着找机会偷东西吃。可是只要给它押上了赌注，它马上就不同了：它那下半边嘴巴就伸出来，活像一只轮船前面的水手舱那样，它的牙齿也就露出来，像火炉那样发亮。别的狗尽管抓住它、欺负它、咬它，接二连三地把它甩过肩头，可是安得鲁·杰克逊——这是那小狗的名字——安得鲁·杰克逊老是装出并没有什么不满意的样子，好像是情愿受欺负——那么大家一直在它的对手那一边下赌注，一倍又一倍地往上加，一直把钱都押光了；这时候它才突然一下子咬住对方那只狗的后腿拐子，死咬住不放——并不嚼，你明白吗，光只咬住不松嘴，直到人家认输的时候，哪怕拖一年它也不在乎。斯迈利拿这个小狗儿打赌，老是赢，直到后来有一次它干上了一只没有后腿的狗，因为它的腿让圆锯给锯掉了，等到斗了好一阵的时候，赌注通通押上了，杰克逊就去咬它最爱咬的地方，它马上就看出它上了当，知道另外那只狗叫它扑了个空。可以这么说吧，它好像吃了一惊，这下子它就有点儿泄气的样子，再也不打算斗赢了，所以它就吃了个大亏。它望了斯迈利一眼，好像是说它伤心透了，觉得这是他的错，不应该弄一只没有后腿的狗来叫它去斗，因为它斗起来就专靠咬人家的后腿，后来它就一瘸一瘸地走到一边，躺在地下死了。那是个很好的小狗儿，那安得鲁·杰克逊，它要是活着的话，一定是出了名，因为它有一套本事，还很聪明——这我知道，因为它根本说不上有什么占便宜的地方，要是它不聪明的话，碰到那些厉害的对手还能斗得过，那实在说不通。我一想起它最后斗的那一场，心里就很难受。

嗯，这个斯迈利还养了捉耗子的小狗、小雄鸡和公猫，还有别的这类东西，简直叫你赌个没完，不管你拿什么和他打赌，他准和你做对手。有一天他捉到一只青蛙，就把它带回家来，他说他打算教一教它。所以他整整三个月，什么事也没干，专在后院里教那青蛙跳。果然不错，他真把它教会了。他在后面推一下，马上你就看见那青蛙在空中打转，好像一块炸面卷似的——看见它翻一个筋斗，要是劲头使对了，也许还能翻两下，再好好地落下来，稳稳当当的，就像一只猫那样。他又教它学会了捉苍蝇，常常叫它练习，后来它每回都能把苍蝇捉到，不管多远，只要它能看得见。斯迈利说青蛙只要教一教就行，它差不多什么事都会干——我相信他说得不错。嘿，我看见过他把丹尼尔·韦伯斯特

放在这儿的地板上——那只青蛙的名字叫作丹尼尔·韦伯斯特——大声叫起来：“苍蝇，丹尼尔，苍蝇！”你简直还来不及眨一下眼睛，它就往上一跳，从那个柜台上捉住一只苍蝇，吧嗒一下掉在地下，就像一团泥似的，这下子它就拿后腿抓它的脑袋旁边，简直就跟没有那回事一样，好像它根本不觉得它比别的青蛙本事大。它虽然那么聪明，可是你再也找不到像它那么谦虚、那么爽快的青蛙。要是规规矩矩从平地跳起来的时候，它使一把劲往上一跳，就比你看到过的和它同类的动物随便哪一个都跳得高。从平地往上跳是它的拿手戏，你明白吗？赛起这个来的时候，斯迈利就拼命在他这一边押赌注，连最后一个钱都押上，斯迈利对他这个青蛙简直是得意得要命，也难怪，因为那些到各处跑过码头、见过世面的人都说它比他们看见过的青蛙随便哪一只都强。

嗯，斯迈利把这小家伙放在一只小笼子里，有时候就把它带到城里去，跟人家打赌。有一天来了一个人——他还是头一次到这市镇上来的——他碰见斯迈利拿着那只小笼子，就说：

“你那小笼子里装着什么好东西呀？”

斯迈利爱理不理地说：“照说这也许是只鸚鵡，也许是只金丝雀，这很难说，可就偏不是——这倒偏偏是只青蛙。”

那位老兄把这小笼子接过来，仔细看了一阵，把它转来转去，他说：“哼，原来是这么回事，它有什么用处呀？”

“噢，”斯迈利满不在乎地说，“它有一个本事很了不起，据我看——它能比加利维拉县随便哪只青蛙都跳得高。”

这家伙又把小笼子拿过来，再仔仔细细地看了好一阵，又把它交还斯迈利，从从容容地说，“哼，”他说，“我可看不出这只青蛙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和别的青蛙一样嘛。”

“也许你是看不出，”斯迈利说，“也许你对青蛙是内行，也许是外行；也许你有经验，也许你不过是个客串，不客气地说。可是不管怎样，我有我的看法，我敢跟你赌四十块钱，管保它比加利维拉县随便哪一只青蛙都跳得高。”

那个人盘算了一会儿，后来就显得有点为难的样子，他说：“嘿，我在这儿是个陌生人，没带着青蛙；我要是有青蛙的话，那我就愿意和你赌一下。”

于是斯迈利就说：“那不要紧——那不要紧——你要是能替我把这小笼子拿一会儿，我就去给你抓一只青蛙来。”所以那位老兄就拿着那只小笼子，取出四十块钱来和斯迈利的放在一起，坐下来等着。

他在那儿坐了很久，心里翻来覆去地想，后来他就把那青蛙拿出来，把它的嘴撬开，拿一只茶匙给它灌了一肚子打鹌鹑用的弹子——差不多给它灌得齐了下巴那儿——然后把它放在地下。斯迈利他跑到泥塘里去，在烂泥里稀里哗啦找了一阵，终归抓到了一只青蛙，就把它拿进来，交给那个人，他说：

“好吧，你要是预备好了的话，就把它跟丹尼尔并排放着，让它的前脚和丹尼尔的一般齐，我来发口令。”于是他就说：“一——二——三——跳！”他和那个人都从后面轻轻地推一推他们的青蛙，新抓来的那只青蛙就跳得很有劲头，可是丹尼尔鼓了一把劲，耸起肩膀——像这样——就和一个法国人似的，可是没有用——它连动也不能动。它稳稳地蹲在那儿，好像一座教堂，它再也不能动弹了，跟一只船抛了锚一样。斯迈利简直莫名其妙，他还觉得很伤脑筋，可是他当然一点也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个人拿起钱就走，当他走出门去的时候，他从肩膀上伸出大拇指——像这样——向着丹尼尔摆一摆，很从容地再说了一遍：“哼，我可看不出这只青蛙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和别的青蛙一样嘛。”

斯迈利他就站着直挠头，朝着地下的丹尼尔望了很久，后来他说：“我实在不懂这个青蛙这回究竟为什么泄了气——说不定它出了什么毛病——它好像是肚子胀得很大哩。”于是他就揪住丹尼尔的脖子上面，把它拿起来掂了一下分量，说：“嗨，它要没有五磅重才怪哪！”他就把它倒起来提着，它呼噜呼噜吐出了两把弹子。这下子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简直气疯了——他把青蛙放下，赶快跑出去追那个坏蛋，可是他始终没有追着。后来……

西蒙·惠勒说到这里，听见前院里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就站起来去看外面有什么事情要找他。他一面往外走，一面转过脸来对我说：“你就在那儿坐着别动吧，先生，请你别着急——我马上就回来。”

可是对不起，我觉得他再把那个有赌癖的流氓吉姆·斯迈利的故事说下去，也不能给我多少关于留尼达·斯迈利牧师的消息，所以我就开步走了。

我在门口碰见那个好客的惠勒回来了，他把我留住，又往下说：

“噢，这位斯迈利有一头一只眼的黄牛，没有尾巴，只有一点儿墩墩，像只香蕉似的，并且……”

可是我既没有工夫，也没有兴致，所以我没有在他那儿等着听他讲那只倒霉的牛的故事，就告辞了。

坏孩子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坏孩子，名字叫作吉姆——虽然你要是注意看看，就会发现你们的主日学校的教科书里差不多老是把坏孩子叫作詹姆士。这一个偏偏叫作吉姆，实在是奇怪，可是这是事实。

他也没有什么害病的母亲——一个诚心诚意信教的、害肺病的母亲，她很乐于到坟墓里去躺下，长眠不醒，只可惜她对自己的孩子爱得要命，不免担心她死后大家会对他冷酷无情。主日学校的书里那些坏孩子大多数都是叫作詹姆士，而且都有害病的母亲，她们教他们说：“现在我躺下来乖乖地睡觉了……”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套，还用悦耳的、凄凉的声调给他们唱歌催眠，然后和他们亲吻，表示临睡的祝福，并且在床边跪下来哭泣。可是这个小家伙的情形是不同的。他叫吉姆，他的母亲什么毛病也没有——既没有肺病，也没有那一类的任何毛病。她不但瘦弱，反而还很强健，她也不诚心诚意地信教；不但如此，她对吉姆也并不关心。她说他即使把脖子摔断，那也算不了多大的损失。她老是打吉姆的屁股，催他睡觉，而且也从来不在他临睡时和他亲吻；恰恰相反，她要离开他的时候，还要打他几个耳光。

有一次这个坏孩子偷了食品房的钥匙，溜到里面去吃了一些果酱，拿柏油再把罐子装满，叫他的母亲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可是他心里并没有起什么难受的感觉，也不觉得有什么声音好像在他耳边说：“不听母亲的话对不对？干这种事是不是有罪？坏孩子把慈爱的母亲的果酱狼吞虎咽地吃掉，会遭到什么报应呢？”随后他也没有独自跪下，发誓永远不再干坏事，并且心里轻松愉快地站起来，马上去把一切经过告诉他的母亲，求她饶恕，他的母亲也没有含着满眶得意和感激的眼泪为他祝福。不，那是书里面说的那些别的坏孩子所遭遇的一套；奇怪得很，吉姆所遭遇到的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吃了果酱，说是呱呱叫，他的口气很顽皮、很下流；他把柏油装进去，也说那是呱呱叫，并且他还笑起来，说那个老太婆知道了“就要发脾气，哼鼻子”；后来当她果真发觉的时候，他就说他完全不知道这回事，于是她就狠狠地抽了他一顿鞭子，打得他直哭，没有人理会他。这个孩子一切都很稀奇——他无论在

哪方面都表现得和那些书里说的坏孩子詹姆士不同。

有一次他爬到农民爱可恩的苹果树上去偷苹果，可是树枝儿并没有断，他也没有摔下来把胳膊摔断，也没有被那个农民的大狗咬伤，然后躺在病床上呻吟好几个星期，大为懊悔，从此就变成一个好孩子。啊，不是这样，他随心所欲地偷了许多苹果，安然无事地下来了；他对狗也很有防备，它来咬他的时候，他就拿一块砖头对准它迎头痛击。奇怪得很——像这类事情在那些斯文的小书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那些书的书脊镶着大理石花纹，书里面还画了一些男人，穿着燕尾服，戴着钟形顶的帽子，穿着裤腿很短的裤子，还有些女人把衣服的腰部用胳膊夹住，不用裙圈。在这些主日学校的书里，像吉姆干的这类事情，无论在每一本里都没有。

有一次他偷了老师的小刀，当他害怕被发觉并因此挨打的时候，他就悄悄地把它塞到乔治·威尔逊的帽子里——这孩子是可怜的寡妇威尔逊太太的儿子，他的品行很好，是全村有名的好孩子；他一向顺从他的母亲，从来没有说过谎话，他很喜欢他的功课，对主日学校简直是入了迷。后来那把小刀从帽子里掉下来，可怜的乔治垂下了头，涨红了脸，好像自认有罪似的。可是当那位痛心的老师认定他犯了偷窃行为，拿起鞭子正要动手抽打他那发抖的肩膀的时候，却并没有一位令人难于见信的白发地方法官忽然在他们当中出现，摆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说：“别冤枉这个好孩子吧——你看，犯罪的坏蛋站在那儿哆嗦哩！你们下课休息的时候，我刚好走过学校门口，我看见偷东西的事情，可是谁也没有看见我！”所以吉姆并没有挨揍，那位年高德劭的法官也没有给这个学校里感动得流泪的孩子们念一篇布道词，然后手牵着乔治，说这种孩子应该予以褒奖，并且叫他跟他去，和他住在一起，替他打扫办公室，替他生火、打杂、劈柴火，还叫他学法律，帮他的太太干些家里的杂事，剩下的时间他都可以玩耍，每月还得到四角钱，快快活活。不是这样，这些事情在书里面是会发生的，可是吉姆所遭遇的并不是这样。根本就没有什么爱管闲事的傻蛋法官跑进来找麻烦，所以那个模范学生乔治就挨了一顿鞭子，吉姆还觉得很高兴，因为你要知道，吉姆是恨那些品行好的孩子的。他说他“不把他们那些贱骨头放在眼里”。这就是这个没有教养的坏孩子说的粗话。

但是吉姆所遭遇的最奇怪的事情就是他有一次在礼拜天出去划船，并没有淹死；还有一次他在礼拜天出去钓鱼，遇到风暴，也并没有遭雷

打。嘿，你尽管翻开那些主日学校的书，从头到尾地看了又看，从现在一直看到下个圣诞节，你也不会看到这类事情。啊，不，你会发现所有的坏孩子，凡是礼拜天出去划船的，照例都要淹死；所有的坏孩子，凡是礼拜天出去钓鱼的时候遇到风暴的，都非遭雷打不可。礼拜天有坏孩子坐在里面的船一定要翻，坏孩子在礼拜天出去钓鱼，天就老是起风暴。吉姆这个孩子究竟怎么免于遭到这些报应的，我实在觉得是一桩神秘的事情。

吉姆身上简直是有鬼神护着——一定是这么回事。无论什么也伤害不了他。他甚至还拿一撮烟叶子去哄动物展览会里的象，那只象也居然没有用它的大鼻子把他的头顶敲掉。他在碗柜那些地方到处找薄荷精，可是他并没有弄错，以致把硝镪水喝下去。礼拜天他偷了他父亲的猎枪出去打猎，结果并没有打掉三四个手指头。他生气的时候，就用拳头打他的小妹妹的鬓角，可是她也并没有老是痛个不停，熬过漫长的夏天就死了，临死时嘴里还说些温柔的话，表示原谅他，使他那颗伤痛得要碎裂的心加倍感到痛苦。不，她挨过打之后慢慢就好了。后来他终于逃跑出去航海，可是他回来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他自己举目无亲，境况凄凉，亲人都在安静的教堂墓地里长眠，童年时代那个墙上长满青藤的家已经倒塌，零落不堪。啊，不是这样，他回来的时候，喝得烂醉，首先就被抓到警察局去了。

他长大了，而且结了婚，生了许多儿女，有一天晚上他拿一把斧头把他们通通砍死了。他用各式各样的欺骗和无赖的手段发了财，现在他是他那个村里穷凶极恶、坏到无以复加的流氓，很受大家敬重，而且当了州议员。

所以你看，主日学校那些书里从来就没有一个坏孩子詹姆士像这个有鬼神护着的无法无天的吉姆这样运气好，一辈子都是一帆风顺的。

我给参议员当秘书的经历



现在我已经不是参议员老爷的私人秘书了。这个职位我稳稳当当地担任了两个月，而且是干得兴致勃勃的，但是后来我干的好事就回过头来了——这就是说，我的杰作从别处转回来，原形毕露了。我估量着最好是辞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还在清早的时候，我的东家叫我去，于是我给他最近所做的一次关于财政的精彩演说暗自添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进去之后，马上就去见他。他脸上有些可怕的表情。他的领带也没有打好，头发乱蓬蓬的，他的神情表现出阴云密布、雷霆将发的征兆。他手里紧紧地捏着一把信件，我知道那是可怕的太平洋铁路的邮件到了。他说：

“我还以为你是值得信任的哩。”

我说：“是，先生。”

他说：“我把内华达州的一些选民写来的一封信交给你，他们要求在包尔温牧场设立一所邮局，我叫你写封回信，要尽量写得巧妙一点，给他们举出一些理由，使他们相信那地方还没有设立邮局的必要。”

我觉得安心一些了：“啊，要是您的意思不过是这样的话，先生，那我已经遵命照办了。”

“是呀，你的确照办了。我把你的回信念给你听听，让你去惭愧惭愧吧。”

斯密士、琼斯及其他诸位先生：

你们要求在包尔温牧场设一个邮局，究竟有什么用呢？这对你们是毫无益处的。假如有信寄到你们那里来，你们也看不懂，是不是？还有一点，如果有寄钱的信，要经过你们那里寄到别的地方去，那就难得安全通过，这想必是你们马上就明白的；结果就不免给我们大家都找些麻烦。算了吧，千万不要打算在你们那地方办邮局。我非常关心你们的利益，觉得这只是一所装饰门面的荒唐计划。你们所缺乏的是一所很好的监狱，明白吗——一所修得漂漂亮亮、结结实实的监狱和一所免费学

校。这两种建设对你们是有长远利益的。这足以使你们感到真正的满意和快乐。我可以马上在国会提出这个议案。

参议员杰姆士·××敬启

马克·吐温代笔

十一月二十四日，于华盛顿

“你就是这样答复那封信的。那些人说我要是再到那带地方去，他们就要把我吊死；我也很相信他们一定会这么干。”

“唉，先生，当初我可不知道这会闯什么祸。我不过是要说服他们罢了。”

“啊！真是，你的确把他们说服了，我丝毫不怀疑。你看，这儿还有另外一封宝贝信。我把内华达的几位先生寄来的一份请愿书交给你，他们请求我设法叫国会通过一个议案，批准内华达州的美以美主教派教会为法定团体。我叫你回信告诉他们，制定这种法案应该属州议会的职权范围，并且还要设法使他们明白，目前在他们那个新州里，宗教界人士力量还很薄弱，所以正式成立教会是否适当，颇成问题。你的回信是怎么写的呢？”

约翰·哈里法克斯牧师及其他诸位先生：

你们应该去找州议会解决你们那个投机事业——关于宗教的问题，国会是不闻不问的。但是你们也不要忙着去找州议会，因为你们在那新设的州里打算做的这件事情是不适当的——事实上，这简直是荒谬得很。你们那里信教的人实力太薄弱，无论在智能方面、道德方面、虔诚方面都不行——一切都差得远。你们最好放弃这个计划——这是行不通的。你们办这种团体，并不能发行债券——即令可以发行，那也会使你们经常为难。别的教派会攻击这桩事情，他们会‘压低行市’、‘卖空头’，使你们的债券垮台。他们会像对付你们那里的银矿那样，采取同样的手段对付你们——他们会想尽方法使大家都相信那是‘盲目的投机事业’。你们的计划只足以把一种神圣事业弄得声名狼藉，这种事情你们是不应该做的。你们应该自觉惭愧——这是我对你们的意见。你们的请愿书末尾是这样说的：‘我们一定永远祈祷。’我也认为你们要这样做才

对——你们必须这么办。

参议员杰姆士·××敬启

马克·吐温代笔

十一月二十四日，于华盛顿

“这封聪明的信把我的选民当中的宗教界人士对我的好感完全断送了。可是我好像还怕我的政治生命毁得不够彻底似的，不知有一种什么倒霉的念头又使我把旧金山市议会里那些威严的长老们递来的申请书交给你，让你试试你的笔墨——这个申请书是要求国会制定法律，规定把旧金山市海滨地区的航运税划给他们那个市来收。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提到国会里去讨论是有危险性的。我叫你给那些市参议员写封含糊其词的回信——一封不着边际的信——这封信里要极力避免对航运税的问题认真考虑和讨论。你现在如果还有一点知觉的话——如果还知道羞耻——那么我把你遵照我的吩咐写的这封回信念给你听听，是应该可以使你羞愧的。

可敬的市议会诸位先生：

大家敬爱的国父乔治·华盛顿早已逝世。他那长久的、光辉灿烂的一生已永远结束，令人不胜痛悼。他在我们这带地方是大受敬仰的，可惜他死得太早，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悲哀。他是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去世的。他安静地离开了他一生的荣誉和伟大成就的场所，他是最受人哀悼的英雄，也是全世界被死神接去的最亲爱的人物。在这样的时候，你们却提出航运税的问题！——他遭的是什么运呀！

名誉算什么！名誉不过是偶然之事而已。艾萨克·牛顿爵士发现了一只苹果掉在地下——这其实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发现。而且也是千百万人在他之前早已发现了的事情——但是他的父母是有势力的，于是他们就把那件小小的事情拼命吹嘘，把它说得了不起，结果全世界的人就老实地相信这种吹牛的话，于是几乎在一瞬间，那个人就成名了。好好地体会这种见解吧。

诗歌，美妙的诗歌啊，世人所得你的好处有多大，叫谁来评定呀！